

入鄉初步

呂漁溪著

入鄉初步

北新書局印行

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實價二角半

著者 呂 漁 溪

版權
所有

總經售處

北 上海四馬路
新書局

山東鄒平鄉村研究院

序

嵎縣呂漁溪先生同我交好十幾年。我們相識是在那年我到曹州辦學（民國十三年）。漁溪先生看見我發表的辦學意見述略，特地寫信給我，以其子烈卿相托。後此便成通家，雖千里遙隔，往還不斷。民國二十年我倡辦鄉村建設研究院，先生遠道來看視，且有移家鄒平之意。對於鄉村運動彷彿正合他夙志，一點不覺得新鮮。知識分子如何下鄉的問題，尤其是他所關心的。他以爲各項專門技術固然爲鄉村工作的要件，但知識分子下得鄉去，要想暢遂的發揮所學，使技術得盡其用，還須有一種運用技術的學問纔行。否則，技術雖好，而人情杆格不通，就不能施展。於是漁溪先生以其平日留心所得，撰爲入鄉初步一書，作爲青年知識分子下鄉的參攷。本來中國這老文化的

社會，人情最不簡單，雖在鄉村而習俗講究甚多。同時，青年學生所受教育多半來自外洋，恰好隔膜，再加經歷太少，不免幼稚。所以漁溪先生的這番用意自是十分必要。我不敢說他的著作已將農民心理研究的很詳很透，在應用上指點的都很得法。但我們可以說有此一書來發端，則此種學問便可有講求之基，而一天一天進步。這是從鄉村運動之開展不難想見其前途的。特於出版之初謹誌數語表示我的期望。二十五年十二月梁漱溟誌。

入鄉初步

目錄

緒論	第一	一
持志	第二	五
度量	第三	一五
立信	第四	二九
持己	第五	三九
接物	第六	六四
權變	第七	七一

入鄉初步

二

舉隅 第八

九〇

贅言 第九

一〇四

入鄉初步（用學術之學）

嵯縣呂漁溪撰

緒論 第一

昔伊尹以負鼎干湯，百里奚以飯牛干穆公，則用學術之更須有術，其由來尙矣。子禽問於子貢曰：『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，求之與？抑與之與？』子貢曰：『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；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？』然則溫良恭儉讓亦孔子干求之術歟？子張問行，子曰：『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之邦行矣；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，雖州里行乎哉！』此可知忠信篤敬，亦孔子行道

之要妙也。子夏曰：『君子信而後勞，其民未信，則以爲厲己也；信而後諫，未信則以爲諉己也。』是必先信而後勞諫，亦子夏行其所學之學也。

降及戰國，孟子以牛羊之愛而啓齊宣，觸讐以弱息之託而諷威后，范雎懼昭王以孤立，蔡澤動應侯以代相，皆此學之應乎實用者也。而鬼谷子著書，以飛箝內撻之術，揣時君之好惡，而摩之以其所欲，以期申用其捭闔之術，其爲此學著書立說之蒿矢歟？
鬼谷子後出，或疑其僞，然此學之著書立說者，不能不推源於此。向來著錄者均列鬼谷子爲縱橫家，不知其內有一部分實係申用縱橫學術之學。韓非說難，以憤慨之詞爲說者陳其利害得失，開其趨避之路，亦此學之流歟！

故蘇子瞻之論賈生，謂非才之難，所以自用其才者實難；乃惜賈生王者之佐，而不能自用其才也。章實齋之著感遇，有曰：『商鞅浮嘗以帝道，賈生詳對於

鬼神，或致隱几之倦，或逢前席之迎，意各有所爲也。然而或有遇或不遇者，商因孝公之所欲，而賈操文帝之所難也。韓非致慨於說難，曼倩託言於諧隱，蓋知非學之難，而所以申其學者難也。然而韓非卒死於說，而曼倩尙畜於俳者，何也？一則露鍔而遭忌，一則韜鋒而幸全也。故君子不難以學術用天下，而難於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，古今時異勢異，不可不辨也。『此可知用學術之學，爲有心者之所究心者久矣！惟古今時移世變，或以干君，或以導民，則各有所不同者耳！然不能無用學術之學，則已明矣！惟著書以立說者，自鬼谷韓非而後，未有嗣音者耳！』

今者飽學之士，多懷韜世之略，欲深入鄉間，以領導一般人民入于光明平坦之途，以申其所學，意甚善也，志亦甚可佩也。然入鄉之後，往往所遇與其所期

相反，所以失敗之原因雖多，抑亦各有不同，要於用學術之學未有研究，則實爲失敗之總因，則可斷言者也。愚竊不自量，用敢不揣鄙陋，摭拾所聞，兼以閱世所得，融於心而達於事者，著爲是編。明知茲事體大，自鬼谷韓非開山之後，鮮有任筭路籃襪之役者，不學如余，而欲繼任前規，知無當于大雅一笑。然蒿目時艱，痛心國難，又悲學者之抱匡救之術者多不得其道而重增社會之不安，故有如骨鯁在喉，不得不吐；至于工拙，非所計也。庶爲入鄉初步者言，或亦不無裨益耳！祈閱者諒之！

持志 第二

(一)原則 持志須有堅忍不拔之精神。

(二)理論 人之有志，猶航海之有方針；立志欲善，則善斯至；立志欲不善，則不善斯至。然人之立志，常欲其善，而結果未必至於善，何也？蓋無堅忍不拔之精神以持其志，故也。故立志非難，持志爲難；立志不患其不遠大，而患持志之不堅忍。不堅則易折，不能忍則易擾；雖有遠大之志，因無堅忍以持之，一遇頓挫，便爾灰心；一遇其他事故發生，卽被阻擾不前，此皆易折易擾之所致也。常人大都如是。故欲入鄉以申其抱負者，必須有堅忍不拔之精神以持其志爲第一要著。

所謂堅忍者，須具有勇敢之精神，沉潛於內而不露其鋒銳。故能屈能伸，能剛能柔，能耐瑣屑，能習煩苦，能百折而一回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故能任重而致遠，故能不以細故而擾其大謀，不以近慮而忽其遠圖。其作用不但在能

勇，而尤在乎超過乎勇而能怯。蓋怯本不及乎勇者也，然勇矣而不能怯，亦未成爲大勇者也；及勇而能怯，斯成爲大勇者矣！子夏問孔子曰：『顏回之爲人奚若？』子曰：『回之仁，賢於丘也。』曰：『子貢之爲人奚若？』子曰：『賜之辯，賢於丘也。』曰：『子路之爲人奚若？』子曰：『由之勇，賢於丘也。』曰：『子張之爲人奚若？』子曰：『師之莊，賢於丘也。』子貢避席而問曰：『然則四子者，何以事夫子？』曰：『居吾語汝：夫回能仁而不能反，賜能辯而不能訥，由能勇而不能怯，師能莊而不能同，兼此四子有以易吾，吾弗許也。』

見列子
仲尼篇

此孔子之勇

而能怯，其所以爲由也；之勇之所不及，歟！勇而能怯，惟堅忍二字足以當之。故堅須堅如鉄，而不露其鋒；忍須忍如鋼，而能屈能伸。鉄則不畏強禦，而鋼則能受強禦。因不畏強禦，故遇小阻礙則不妨秉其堅性勇往直前；因能受強禦，故

遇有大阻礙大壓力爲其力之所不能勝者，決不如石之一碰卽碎，仍能秉其忍耐性而不爲動；至多不過不能自由伸展而已。因此俟有機緣，重找道路，再謀前進。具此顛撲不破百折不回之精神以行之，無論如何爲難，無論有多大阻礙，其結果要無幹不通之理。故書曰：『必有忍其乃有濟。』其此之謂歟？

昔者北山愚公立志移山也，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：『甚矣，汝之不惠！以汝殘年餘力，曾不能毀山之一毛，其如土石何？』北山愚公長嘆息曰：『汝心之固，固不可徹，曾不若孀妻弱子？雖我之死，有子存焉；子又生孫，孫又生子，子又有子，子又有孫，子子孫孫，無窮匱也；而山不加增，何苦而不平？』善哉是言！眞足爲吾學者持志之模範者矣！

昔耶穌教之東漸也，旣於我國語言之不通，又於人情風俗各不相謀，而彼教

士之從事於此者，不畏艱難，不顧利害，卒能秉其堅忍不拔之志，前撲後繼，以從事於此，卒至有成者，豈非其明證歟？

現今學者入鄉，與鄉人間人情之隔膜，究不如西洋人之于中國；其語言之通達，尤爲便利；其中雖不無阻礙，究不過與少數人之意有所未合，而於大體，究屬無妨。如能秉愚公移山之志，教士傳教之方以處之，安有不積漸而解哉？

吾人所患者，無毅力，不能堅忍耳！一言不合，則奮袖而起，輒致小不忍而亂大謀。甚之爲細微意氣之爭，欲粉身碎骨而不辭。須知吾人之身體本可以犧牲，且犧牲性命以徇所學，亦是學者所應具之意志。不爾，亦即不能謂有堅忍之意志。但須要值得犧牲時，方肯犧牲；不值得犧牲時，萬不肯輕於犧牲。所謂死或輕於鴻毛，或重於泰山，卽此之謂也。如果不顧輕重，動輒以生命作無謂之

犧牲，則所抱負又安所得施哉？

是故自來大英雄豪傑，莫不忍小忍而圖大謀。如韓信之受辱於跨下，張良之納履於圯上，卽其顯例。而藺相如之畏避於廉頗，及廉頗之負荊於相如，尤爲千古美談！使常人而受韓信、張良所受之辱，鮮有不奮袖而起者；然韓信、張良竟受之若素，居然侮之而不怒，辱之而不驚，此正是其堅忍如鋼如鉄，能屈能伸處；亦卽是其勇之深沉不露處。用能成其大勇，伸其抱負，成其大功。是以管敬仲之受辱於子糾之難者，所以成其霸齊之勲業也；越王勾踐忍恥辱於吳者，所以成其沼吳之大計也；藺相如廉頗交相忍辱者，乃所以成強趙之功也；韓信、張良所以忍辱者，亦所以成其創漢之業也。凡此皆能忍小以圖大者也。以上所徵引之故事，載在史策，可作學者之師資。然其所陳皆不過指抵敵顯

明之外侮而言，其實學者所遇心境上之敵不止此。顯明者之一種，而他不顯明之敵，或柔軟而當於引誘性之敵，或其細微使人生頹唐心，於不知不覺之敵正多，要其略亦可得而言焉。

大抵學者立志之入鄉也，其始也，莫不意志凌霄，雄心蓋世，咸抱有捨己救國救鄉之宏願而來。無如救國救鄉之宏願，並非直捷了當，一蹴而就；其所經之途徑，實萬般曲折，萬般崎嶇，比之道路則蜀道之難，實難比其千萬分之一也。雖學者自以爲書本上所學，講師所授，已經滿腹經綸，設施鄉務，綽有餘裕。及其一入鄉間，觸接鄉村實情，便覺書本上之所學，講師之所授，與鄉村實情無從湊泊，不覺望而生畏者有之；自覺手忙腳亂，窮於應付者有之；進既不能，退又不敢，自欺欺人，徒靡費公款，直敷衍其事者亦有之；板拙者堅持書本上所